金文通公集

序

豈凡先生外集者先生與浮

屠氏博山雪關等微言往還

及夫倡導里巷勇於為善破

吝除貪從不惜財力始著者也

先生爲學內明外通其爲文錯綜古昔澤于仁義之指今之後生小子望見顏色咸以爲闗閩濂洛之儔若外集者何爲示人耶嗚呼此先生所

以不可及也予見世號爲儒者浸淫勢利日深月異反不若深山學道之外氏能淡泊攻苦以有得於性命而乃隨衆附和虛稱壇宇輕詆二氏

爲世道人心之害抑可嘆也
又有黠者自謂纂承絕學明
悟宗旨翻然返于古今以來
之聖人以廣大歸于吾儒又
謂前此非謬也乃狹也予考

其實則猶然大雄氏之實主機用耳入室而操戈果衞道耶抑好儒名耶韓退之毀佛骨一疏表裏孟子至其稱大顛曰外形骸以義理自勝是

韓子未嘗諱言佛氏之徒也
而何儒者諱言之甚乎惟其
諱也是學儒學佛兩無得也
豈凡先生曰吾所不必爲者
髡而緇耳求福田利益耳若

夫號爲傳心得法者卽謂聖人之徒亦可而又何敢諱言外集耶予聞豈凡言乃爲序其集以告夫學道而無所諱者亦韓子之學也

順治五年戊子夏永安陳名

夏題

讀息齋先生續外集頌言

有一長者現宰官身於塵濁聚說微妙法入三昧因最勝殊特不離文字而證菩提當其說時以手代口橫說豎說

悉現了義使彼聞者以眼代
耳有句無句各各汗下諦觀
思惟得未曾有如獅子吼大
地震動如音聲樹四衆歡悅
如甘露灑一滴千滴遍成醒

瞯如牟尼珠中邊交攝光無
差別我告長者世尊說法四
十九年而無一字今此種種
趣義云何長者唯然普爲利
益諸有情故復告長者我佛

度世自利利他頭目惱髓一切喜捨而此種種世諦文字於功德海何啻一沙彼諸有情云何饒益長者唯然我所說法各具足故是故今日以

是因緣隨方牽勸因病發藥
如語實語開遮歷然從一筆
端點金剛眼卷紙槖墨示一
切空是則雲棲大弟子者續
佛慧命顯光明藏八萬四千

十二部經是一是二一讀是集
者作如是觀
順治歲次辛丑秋八月初學
人濟圓鼎孳和南謹書於
香嚴居中

金文通公外集總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卷之八

金文通公外集總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楞嚴經會解序

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敷五教明五刑爲之化導而懲創之者無非欲人之勿迷其眞性勿失其本心慄然革敎凜然懷刑競爲遷善改過以共進于淳良而

成其爲雍熙之世也顧心性之說詳于經書之紀載傳註之發明者不具論卽外而釋氏諸書源流各別言說互異亦大都以明心見性爲主而于衆生本具之妙覺明性妙明元心反覆辨論抽揚靡竟則莫如楞嚴一經我

皇上睿哲天縱彌勤學問凡古今載籍苟于理道心性有所裨益者觀玩不輟更殷殷于覺世牖民惟恐其迷怵喪心無知陷網有辜

上天好生之意于是講讀經史之暇旁及釋教中楞嚴

經會解一書深契夫覺世牖民之
睿懷爰命重梓以廣其傳
敕臣之後爲之序臣老耄寡昧久矣迷失幼學詎能旁
通釋典然不敢不掇拾儒生臆見以仰答
明命于萬一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按是經無教不收無
機不攝而要以常住真心爲體以圓通妙定爲宗以
反妄歸真爲用破阿難一向多聞之惑示波斯元無
生滅之性七處徵心是處皆妄八還顯見無還斯真
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爲一切衆生無量劫來

生滅來去流轉不窮之根緒而直揭之曰本如來藏妙眞如性非因緣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斷三緣以息三因融七大而超七趣指遠客還家之路標諸賢證入之門二十五圓通音聞實居第一三十二應現成就專以聞修至于分析細微魔事研究禪那現境爲之諄囑保護消息邪緣斷除妄想顯眞如性成無上道洵密因之妙諦了義之眞元而菩薩萬行之綱維也自唐及宋解者代不乏人而長水等九家爲最著稽義雖有異同標旨咸屬正論元僧惟則輯成

會解一編尤得要領焉臣是以深惟
皇上好生之德無往不寓葢斯編之所以刊布也欲使
天下之人知孽本無因悉由妄造奈何迷鏡裏之頭
而狂性不歇忘衣領之珠而反向外求顛倒攀緣淪
溺莫返儻由是惶懼愧悔如阿難之承佛慈誨涕淚
悲泣而不復迷逐妄造孽種種以至生罹（
王章歿墮冥獄則庶幾不負我
庄堯虞舜敷教明刑登一世于雍熙之盛心矣

奉

敕撰客問評註序

自古開天持世之聖人如堯舜周孔垂衣畫象修道立言皆是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人心之大機大用非下劣凡夫所可以尋常意識小度測量也我

皇上治法堯舜學宗周孔孜孜日不暇給而

天縱濬哲猶旁通竺典深契無上妙義凡可以用之覺迷回邪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無不目寓神浹輒隨時拈出直欲盡人而爲之提撕振醒焉一日

講惺吝詢之暇覽及玉林禪師客問一帙嘉其言之有合于道可以為士大夫之藥石併可以為緇素羣流之鉗錘爰付梓匠以廣其傳而

敕臣之俊綴述簡端兼為評註全文臣受而讀之其設為問答機緣大約以學道一事鞭策士大夫而直指士大夫種種礙道習氣能令通身汗下又以七諦當逼拶學道人而喚起學道者節節須知痛癢管教欲罷不能洵哉士大夫亟救痼疾之良藥一切學道人打斷命根之毒錘也我

皇上憐憫士大夫多汨沒于名利愛欲纒擾于客氣私心迷却自性莫知警省故未能有恥且格又憐憫一切學道緇素人等眞妄無分道業莫辯如没頭墮在萬丈洪波中不知自怕沉溺又誰爲竭力提持故聊借客問數語作痛棒熱喝使讀是編者其或憬然而返或矍然而起庶幾其大夢忽醒回頭是岸胥一世而睹自性體咸登正覺乎嗚呼此

皇上之所以刊布客問也即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人心大機大用之一毫端也臣愚且老愧未能學道

又何能仰承

睿旨𢿍宣奥義姑就蠡測所及妄加詮註謹拜手稽首

而爲之序云。

五燈會元纘續序

粵稽少室花開五葉曹溪衍布諸方于是直指單提之心要一本析為二枝衡山觀音廬陵青原咸為學者之所皈仰天下號二甘露門青原法嗣為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南嶽法嗣為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此五家宗派所由始也宋景德間永安道原禪師作傳燈錄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為廣燈錄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錄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嘉泰中雷安受禪師作普燈錄

厥後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學者浩博難通彙作五燈會元嘉惠來茲此五燈會元所由著也燈之義何昉哉法華經有云日月燈明佛言燈能破諸幽暗朗然與日月並明又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心法之授受無盡則燈光之照耀震旦亦與之無盡此從來諸尊宿喻宗爲燈之義也慨自法末風微野狐嗥吠布席雖徧諸方心燈時有明昧浸淫至明季甚有操同室之戈紊大宗之統幾於聚訟祖庭淆訛正法識者憂之久矣今涵公上座以火室二十

八代之嫡裔紹燈燈相續之智光上自莊嚴劫過去七佛下逮南嶽一枝之三十四世青原一枝之三十六世精探之密藏與典旁蒐之斷碣殘碑咸爲之鏡其源流表其師承無德不彰有疑則訣編成五燈會元纘續一書揭祖意於中天耀羣蒙之長夜嗚呼十萬億劫後祖祖孫孫統系井然心印燦如皆涵公之光明無量矣其功豈直與道原等諸禪師並哉余儒生也不敢援儒妄證聊述祖燈緣起以見斯編之成其攟荷者爲甚鉅也

賜號明覺禪師憨璞語錄序

楞嚴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然則一千七百則公案皆歷代祖師言說也皆無實義也古來心心相印者又何以有語也金剛經云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然則三藏十二部皆諸佛菩薩之眞語實語也如語不誑語不異語也今日振揚宗風者又何必無語也若作無語會曹溪一滴不聞聲若作有語會少室堂前徧饒舌嗚呼語而無語無語而語如是理會得來可以讀憨璞禪師語錄矣師

紹濟宗之嫡傳爲天童密老人之法嗣雷音八震于
南土獅吼忽移于
鳳城良以憨師自恒沙億刼中夙植德本今親遇轉輪
聖王如來召至上林萬善殿集衆唱酬因緣水乳恭承
天語宣問抉盡佛病祖病魔病憨師一味承當全具佛
藥祖藥魔藥于是機境相酬
天子嘉焉賜號明覺禪師茲當結制期滿拈提盈帙橫
着竪着拂子遍地風光直提倒提拄杖普天震動謂
之語而無語可也謂之無語而語可也有一門外老

者覩而嘆嘆而爲之作頌曰

百癡血嗣濟宗赤幟平平實實洞達明悉洒洒落落

末後一着感通

帝座究未說破春到花開事理兼該乾坤燦爛吾道一貫鶯鳴燕語祖風揚舉剗盡諸訛海不騰波噫門外老者爲誰雲棲弟子大周也

金剛經註釋序

金剛一經乃釋迦本師欲世人悟理見性爰立見性之法此一卷經乃衆人性中本有只因瞥起無明爲己主宰妄認有生可度有行可修有法可得其于無住無得之本眞千里萬里此經兜底掀翻鞭撻妄情淨盡無餘直使法法皆無所得頭頭始是家珍而性乃見矣註釋此經者古今來不下數百家而求其恰恰合如來本旨什不得一二余于戊申長夏日正矢願持誦金剛有吳門小友石書城自幼長齋夙具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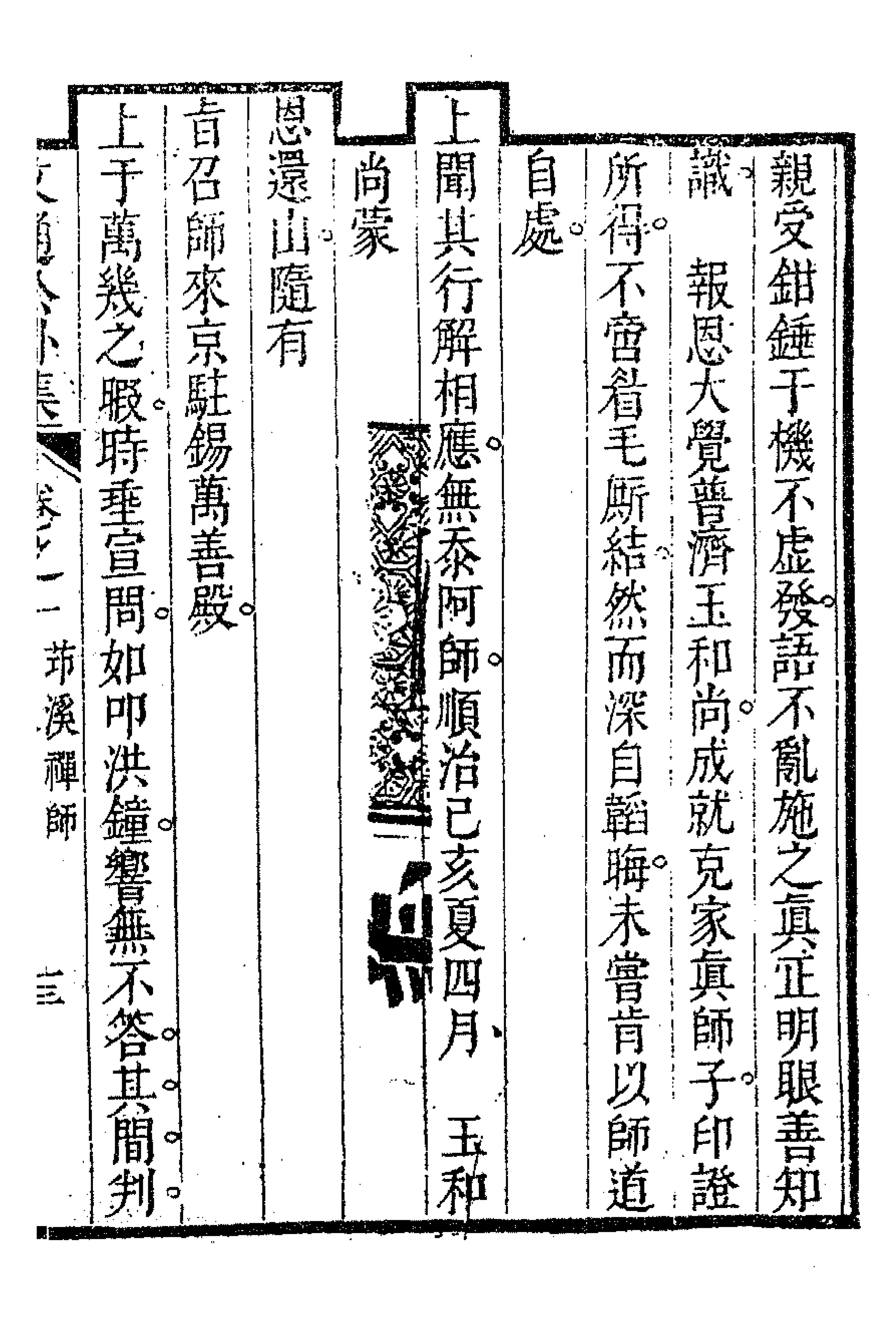
器而尤信向金剛一經博求諸家解註適從雲間獲乩書此經註釋係雲峰大師釋谷口子眞訂余受而讀之不煩不簡不淺不奧不顢頇儱侗不滯句承言有合如來見性本旨爲之合掌讚歎欣未曾有所號子眞者大約係僊眞之流未得其詳至若雲峰大師則攷之五燈會元及古尊宿語錄的係大愚芝之法嗣爲雲峰悅一時法席最盛語錄最多有上堂一則云不用愛聖聖是空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若得聖凡情盡喚作體露眞常所以古者道但盡妄緣卽如

如佛又一則云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又一則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四十九年間都未說一夢你等諸人還曾夢見麼所以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即此以上三則金剛妙義已逗漏極矣所以此上註釋的的有本宜其爲諸家最也書城不覺歡喜踴躍捐貲刊布以廣流通其功德尚可思議哉余因爲之序俟諸方之明眼者證焉

茚溪禪師語錄序

古人學道叅禪端只爲生死心切盡此形壽務究明己躬下一段大事不是粧體面好看要求圓妙道理誇示已長將世諦中伶俐聰明知見拈弄一翻遂畢此生學道之局也近自天童天隱二大老示寂以後諸方叅禪者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何謂莫盛于今日也凡竪拂拈槌登座說法之禪和無論通都大邑古院名刹以至山阿水渚茅廬草舍中處處有之非極盛而何何謂莫衰于今日也自己脚根未穩

操履未圓妄希出世徒以鼓唇舌爲機鋒以長我慢爲孤高以養懶惰爲休歇以恃黠慧爲妙悟縱遇善知識不肯虛心承誨便思說圓說妙呈偈呈頌得少爲足倘不幸而撞彼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墮入外道邪魔卽百千萬刼難期出頭非極衰而何諦思古人如百丈之侍馬祖揚岐之事慈明終其身甘居學地涉歷行門辛苦操作高風邈軌豈可得而彷彿萬一哉乃吾於茆溪禪師庶幾旦暮遇之矣師承願再來爲死生一大因緣眞發實究下死心工夫而又



親受鉗錘于機不虛發語不亂施之眞正明眼善知識。報恩大覺普濟玉和尚成就克家眞師子印證所得不啻牯毛厮結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

上聞其行解相應無忝阿師順治己亥夏四月 玉和尚蒙

恩還山隨有

旨召師來京駐錫萬善殿。

上于萬幾之暇時垂宣問如叩洪鐘響無不荅其間判

斷之穩密勘驗之明確毫無假借回護凛然烈日嚴霜幸矣哉遭逢

聖王如來廣大光明包含法界靡不水乳投而函蓋合至其他提唱激揚有殺有活有縱有奪有顯有隱有權有實如四瀆百川千流萬轉衝山擊石鯨吞龍變卒歸大海而後已師雖珍重出世踞猊座而逗別傳爲時稀少琳瑯琬琰未可多得然拈一機而機機賛應用一法而法法全彰以之發揮祖道建立宗乘固已劃盡皮膚直指膏髓矣嗚呼余竊窺師之本意若

非先承師命繼奉

君命令之闡化弘道廹而後起則師且韜晦至今縱後之學者欲嘗鼎一臠飲海一滴亦胡可得也所謂祗愁不成佛不愁佛無語世之學道叅禪者請以茚溪爲式可乎

山曉禪師語錄序

昔大慧老人初叅圓悟悟察其已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躶躶處因語之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嗣後大慧勤叩半載當下釋然正所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嗚呼踞獅子座演如來法紹祖德而津後學其責任洵不輕也須是死一回始得死了復能活始爲一得永得若先未能死不過浮剽虛掠拈掇成篇于自己本分上毫無交涉若死了未能活亦只是傳案

印瓠作世諦流布欲用之殺活縱奪豈得縱橫自如以余所睹天童木老人血嗣隆安曉公其眞悟祖所云死後能活者歟曉公與善果旅公皆荷
先皇帝以金剛正眼特簡之諸淨德中因
敕曉公弘法隆安寺與旅公東西標幟互相唱酬
翠華屢幸
賜賚優崇兩公眞堪伯仲惜乎一時勝事奇緣猶之石火電光倏忽莫追而道風所播學徒雲集法語泉流信口信手隨機之施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以至哦

風嘯月吽羽諸商無非指示西來的的大意不見大慧老人道我這裏如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殊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會斯意者方許讀曉公此錄若徒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之而曰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曉公乃其人也豈不覷面失我曉公哉

旅菴禪師語錄序

客問余曰聞竹乾有九十二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我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于濁世名相尋陷于邪宗由是達魔大師掃除繁穢直示本心此不立文字之第一祖也厥後二派五宗門風各別語論橫生或上堂示衆或入室小叅凡垂一語必輯爲錄沿至今日法席星羅唱提充棟濫觴極矣謂不立文字之義何余曰否不也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凡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

夫塵說剎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莫非妙演圓音至于祖印肇開佛髓全呈曹溪之壇經尚已嗣而大慧老人所裒集五家正法眼藏凡百餘人靡不擊塗毒鼓轟霹靂舌觸着磕着能使精妖喪魄魔外潛踪此豈可以文字語言目之哉昔巖頭和尚道播揚大敎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巖頭所謂胸襟流出者乃自己無始時來現量本自具足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凡有言句立處即眞非是造語言求奇特以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

意句尖新爲胸襟流出也征不具論余讀善果旅菴禪師語錄其庶幾巖頭所云從自己胸襟流出者歟旅公爲天童木老人克家子遘

先帝夙契奇緣于西苑淨刹一晉接間機投水乳遂

命公闡法大善果寺

恩遇之隆不減報恩天童二大老惜乎

龍馭遽昇敷天慘淡所在法苑琳宮亦頓爾埋光匿彩是以猊座鮮登獅吼希震侍者彙其拈提之句僅僅滄溟一滴然而流出自己胸襟已足蓋天蓋地遍滿

三千大千矣謂旅公此録是文字乎非文字乎請質之具金剛正眼者客無言而退

拈古漫錄序

拈古漫錄者大周于甲辰長夏銷暑懷天堂中同雪山和尚一時偶集所錄也余不知古又安知拈哉不知拈古又安敢以魚目混明珠而與大善知識此敲彼唱哉曾記得大慧禪師云叅學者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刧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所謂活者此句也死者亦此句也活中有死者此句也死中有活者亦此句也不死不活者此句也即死即活者亦此句也然則拈古者死句亦可拈得活活

句亦可拈得處拈得活時似乎是處而其實活拈得
處時似乎是活而其實處識得處活變幻千態萬狀
方知歷來尊宿從無實法繫綴人只要人于無義味
中咀出義味來沒理會處得大理會在固忌註脚尤
恨儱侗吾知雲山其免矣若大周則必居一于此諸
方明眼人必有檢點及之者雖然余固以檢點爲藥
石也亦庶幾乎得良藥而後可求活云爾

嵩山上人語錄序

臨濟家風莫盛于今亦莫衰于今拏着拄杖咸能捉鬼殺賊竪起拂子盡會布雨興雲請莫打請莫喝只要一口氣不來時實實討個落處便目瞪舌喬拄杖拂子都用不着所以古尊徧珍重出世良以走馬須彌頂撑船大海底收韁把舵誠惹大一椿利害事也余一日閒遊西子湖上過鳳林寺聞雷音大震隨衆趨入則擎拳竪拂者爲嵩山上人侍聽良久機境相酬于了無奇特處露些奇特余心異之及下座與之

平實商量則山窮水盡他人翻不得身下不得脚處師却還個眞消息遊行自在今錄中有古杭素稱佛地一段試請明眼人勘驗便識得嵩師本來面目亦識得一切衆生本來面目矣雖然得無以予爲饒舌石

崇義錄序

古德有云祇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今日之出世開堂者法壇林立靡不有語亦靡不是佛耶余曰佛不必有語不必無語語不必是佛不必非佛亦視其爲何語而已矣口頭三昧逞機鬬辨則語可不有寔地叅究證明生死則語不可不有崇義錄者楊山松際師來自崇義之語也其語猶之布泉菽粟而能爆寒飼餒猶之晨雞暮鐘而能鳴昏喚曉耀前代幾燼之祖燈續末世將斷之慧命所謂不可無之語者此

錄是也昔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禪師云大藏敎明得個甚麼宗舉拳示之李不悟宗云措大空讀萬卷書拳頭也不識余鈍甚亦豈識拳頭而師旣張拳以示則明眼人必有識之者固無俟余之强不識以爲識矣偈以誦之曰陽山崇義是一是二認得陽山便識崇義一瓢一衲隨處接幟碧山家風臨濟血嗣

慈雲禪室序

慈雲禪室者吾邑周君星甫室人吳氏法號慈雲所構也慈雲產名族幼攻書史博通載籍于中饋操作之暇吟咏不輟晚益究心竺典勤求大乘以夫子患痼疾誓闢淨宇供養

慈悲大士像晨夕焚香拜禱繕寫妙法蓮華經十部願藉佛力法力俾夫子夙疾頓痊慈雲旣親灑閨藻爲之引星甫伯兄侍御公光甫復踴躍贊助爲之跋息齋老人休沐里居聞其事見其疏冊內引並跋不

覺作而嘆曰是何善緣之輻輳一門也余有以卜星甫之病必霍然而起也葢余嘗讀唐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云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眞妙義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又云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然則法華原名無量義有能信解受持書寫誦讀者其功德均不可思議安在慈雲之點壁非醍醐耶又安在慈雲書寫圓成日非行佛令之醫王特與夫子治心病耶余是以卜星甫之霍然而

起只在慈雲禪室告竣之日也行將夫婦共出火宅共登大車共舍化城共詣寶所相與共證法華三昧直雅師所云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余又何能不歡喜合掌而爲之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法華禪院碑記

法華禪院者在楓江寒山寺之西數武去閶闔七八里其地爲松陵徐氏瑞宇之舊宅徐君素奉三寶絕葷茹齋經數十年以信義德行著聞鄉里皈依禪宿性能者匪朝伊夕忽于順治丙戌夏五偕其子學博

名克俊者捨宅爲菴仍捐槖千餘金爲之營構殿堂寮廡并田園若干畝津梁往來雲水因名其菴曰法華蓋取惟一事實餘二非真之義也諸佛如來爲此一事出現于世達磨初祖爲此一事隻履東渡一千七百則老古錐亦皆爲此一事拖泥帶水連累滿地兒孫不輟手徐君之所以猛撇火宅植茲良因欲後之住此菴者究竟此一事直變火宅爲蓮池且併捐化城共詣實所也會始事之能公謝世方丈無主香積蕭瑟津梁艱阻賴有舊住僧寂慧續行多年力振

式微與一時合郡紳士敦請浮石和尚之法嗣天童密老之嫡孫彌壑禪師于乙巳春來主法席迄今四載于茲宗風丕振禪悅飽安洵能究竟此一事而無愧其爲法華主人者已于是寂慧之夙願了畢并捨宅爲菴徐氏父子之往昔良因亦至是圓滿無欠而屬余一言爲之記云

廣福寺飯僧田記

昔蓮觀頴禪師行脚至吳中時已薄暮投宿律居主者弗納師責而數之曰如來有言汝曹不聞之乎在家僧不喜客僧來者我法當滅夫頴公有道之士一宿不留何訶責至此艮以紹隆佛法者僧也拒僧不納非薄僧是薄佛也四十二章經云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層累推之以至羅漢辟支佛功德不啻倍蓰從來賢聖應化在往游戲敗笠破衲中是以飯僧一事福德最大爲飯

僧謀久遠而置立齋僧田其福尤不唐捐丹陽縣城北里許惠山廣福禪寺創自西晉泰康六年歲久傾廢宋仁宗時有化身菩薩重興名日光道場後永明壽東山昆祖風振揚乳泉表異至明末憨山大師駐錫其中註楞嚴法華通議疏解金剛心經併著夢游等集古德名賢于茲寺緣會非淺集指恒以千計且地當水陸要衝北來自京口南至自錢塘雲水絡繹瓶鉢駢闐需田飯僧猶俗人之必需米舉火也粤稽晉代即有欽賜基址山田七十畝明萬曆年間本邑

著姓賀孫等氏各捐貲置水田一百畝大清順治六年江氏施湖田二十五畝合新舊田地計之幾二百畝皆資助香積津梁往來之需寺主石源上人恐後之無所托以傳也世守匪易特走長安因大善果旅菴和尚索余言爲記余曰此田有無量義請爲上人悉之其在諸檀護破慳喜捨必獲人天善果食報無疆此福田也其在十方荷笠擔瓢之徒飲餐香朶增修德業長養菩提此慧田也其在常住謹司香火之後裔秋霜律身春風與衆恒飽五戒具足之高流與

天羅漢辟支佛應化賢聖此又無價良田也但不可着一貪想自私自利爲衆如割身肉此便是害田之碩鼠不可着一嗔想人我熾然如堅城之不可下此便是蠹田之蛇蝎不可着一痴想如豪富田舍翁徒爲長子孫計而被華嚴會上主稼神之所訶譴此便是損田之一切蟊螣三毒除而後妙明之内自具五風十雨歲歲釀成金莖玉液以徧充禪悅使此田直與法界俱永可也如來大法之興端在是乎是爲記

募建大悲閣疏

諸佛菩薩皆以度世爲本而悲憫閻浮應現普濟則觀世音爲最著故冠其名稱曰大悲良以世人一墮娘胎便受無限悲趣而世人不自悲也惟世人不自悲而生生世世流浪悲趣中靡有窮時短命者無論卽長壽者不過八十九十以僧殂均之石火電光誰短誰長貧窮者無論卽富厚者終須赤身撒手以冥遊均之一副枯髑誰富誰貧下賤者無論卽貴介者終須蓬首伸足而長逝均之一塲傀儡誰貴誰賤愁

苦着無論卽歡娛者終須攢眉蹙額以永訣均之泛舟苦海誰戚誰歡壽也妖也貧也富也貴也賤也苦也樂也無一非可悲之人也無一知自悲之人也此觀世音所以不勝其悲而張千眼爲之照察出千手爲之救援世界無盡衆生無盡觀世音之悲願亦與之俱無盡耳有能明乎大悲之義則未有不凄然自悲如焚求拯溺求濟而願觀世音之亟加哀憫覆被者矣淨水印松禪師悲願深廣旣念往來行脚無應鉢之所爲之募齋僧田以津梁禪悅又念雲水賢聖

無停錫之地復思建大悲閣以弘啓禪關計閣之爲費不貲然以印師悲願與遠近善信而盡攝入于悲觀中庶幾借此悲因植彼聖果相與歡喜樂助以無負觀世音應現普濟之婆心則閣之成也拭目竢矣

末

重修吳郡北寺塔疏

按志寺曰報恩萬歲禪寺踞一郡形勝建自吳赤烏年間隋吳令孫寬廢之唐僧慧頵再建開元中詔改開元乾寧時燬于兵吳越錢氏始名報恩今殿址久墟不復可問矣殿之坎方有浮屠巍然揷峙創自梁僧正慧凡十一級尋燬宋元豐間重建蘇文忠軾感舍利之瑞捨所藏銅龜奉焉建炎之亂鞠爲灰燼紹興間僧金大圓復爲搆造止九級垂四百年明隆慶間又不戒于火萬曆十年申文定公倡衆修建適有

古杭佛日僧曰南山如金者具大辯才能廣說因果併饒有飛行術共咋爲神以致檀那雲集凡九年塔成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仍復舊觀迄今歷有年所風侵雨蝕鼠穴雀巢塔身幾剝落盡矣順治五年有僧惟一矢志鼎新佐以文若雲觀二僧協力募修從頂至下補葺完整者已得八級尚餘下一層剝落如故荏苒又十七八載形家者言此塔爲一郡坎方之鎮星也高必以下爲基基之不固欲層累而上之保無傾危得乎亟葺之便余因偕合郡諸紳士善

信等于今年春延請圓基剖和尚駐錫茲寺謀葺塔基頹寺之東北隅有不染觀音耳殿梁棟盡朽卽日將圯余偶感異夢欲和尚先完耳殿以安大士法身而後與塔工會

藩憲佟公偶一日過寺目擊耳殿傾頹慨捐清俸多金不日成之異哉余夢之有徵也信

佟公爲應運再來之人故于體

國恤民之暇無一善事不力行無一勝地不點綴茲殿工旣竣和尚可以惟塔是圖矣而又欲余一言爲勸

余何言哉昔拔公嘗訪石塔長老及相見公曰久嚮石塔到來如何不見長老聳身而立曰難道這個是磚的公笑曰却有縫隙在曰若無縫隙何以容世間螻蟻公深肯之今和尚既飛錫到此聳然一座無縫塔昂天卓地揷漢摩霄蘇公謂石塔有縫隙余謂和尚無縫隙也然則世間螻蟻將安所容哉余曰和尚正容之無縫隙中也總之脚踏實地則登峰造極直彈指間耳行見塔工之告成也猶之耳殷已請質之郡人士其以余言爲然否是爲疏

重修嶲李法蓮寺大悲閣疏

灩濟水印松禪師募建大悲閣余嘗爲引言舉大士所以悲憫衆生一片婆心縱筆揣摩眞覺衆生之悲趣無盡大士之悲觀亦與之俱無盡余擱管時不禁涕泗交流即一時見者聞者亦心骨摧裂然而閣浮衆生能代人悲鮮知自悲也人生世間不過逆順二緣或遇逆緣則知悲一遇順緣則侈然意得而忘之矣或遇順緣則知悲一遇逆緣則怨尤横生而忘之矣有能齊逆順爲一境運悲心爲等觀千萬人中未

有一焉不得不望救于大士之大悲也故大悲閣之建立所在梵刹有之檇李法華寺大悲閣剏自唐陸宣公厥後成燬迭更明冢宰陸莊簡公暨余師蔣澤壘先生曾令禾相繼更新兵燹以來榱崩棟撓行將廢墜郡紳某某偕十方善信復謀所以新之持疏乞余言余不覺愀然曰諸檀護之爲此舉也其皆有悲心也夫嗚呼衆生之可悲至今日而更甚矣大士照之以千眼猶悲眼之不勝其照矣援之以千手猶悲手之不勝其援矣即以檇李言之當其未罹兵燹之

先戶口殷蕃商民樂業熙熙攘攘者恬不知其爲可悲也及其旣罹兵燹後瓦礫如丘白骨猶燐又倏忘其爲可悲也無論若富若貧若貴若賤若苦若樂若壽若夭卒無一能知自悲則有眼者與無眼同而烏得不藉大悲張千眼爲之照有手者與無手同而烏得不藉大悲伸千手爲之援法蓮寺大悲閣之亟謀鼎新也其能已乎從此闔郡善信見大悲相稱大悲名盡起悲觀盡生悲智安在衆生之兩手兩眼不具足千手千眼之無碍神通而大悲之千手千眼非即

兩手兩眼之本來面目哉將使衆生化三毒爲三慧又奚獨慳囊未破而猶患茲閣之落成無日也

募造藥師殿疏

藥師經云凡諸有情曾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能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憂愁苦惱是何一名號入耳便獲如許利益也葢因藥師佛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皆爲救援諸有情故故八大菩薩與十二藥叉大將咸承如來願力荷負有情爲作義利饒益安樂有求輙應功德無邊特號曰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良有以也然則欲證無上菩提未有不自廣利有情始若以廣利有情之故不顧自已肢體血肉忍痛

如飾以之崇奉藥師如來是其發願亦即如來本願也其爲功德亦即如來本願之功德也烏可分別思議于其間哉雉城比丘尼慧鑑居然以五漏之身誓利有情募造藥師寶殿慮爲費不貲滿願匪易于是壘石爲關釘手乞化日則受炎威之偪蒸如坐清凉地夜則供蚊虻之攢嘬有同木偶軀一時見者聞者相與驚訝嗟歎來告于余余曰若何自若如此不聞截手斷指穿骨拖鍊作種種怪異苦難事爲　蓮大師所訶擯不與者乎是殆不可以訓也告余者曰斷

臂投崖皆佛祖爲法忘身榜樣何獨疑于廣利有情不惜軀命之比丘尼耶且安在五漏之身不證無漏之果而反爲自私自利行施如割身肉者護其慳囊也余無以難吿者而爲之疏

重興天竺寺大士殿疏

粵稽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脩三慧自入教他入故於六根之中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此方之機又此以音聞爲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數等微塵迦文棟而遜之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是以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絲毫不爽而像法住天竺者其感應爲尤奇攷志自李唐來已盛題詠至石晉天福年間有

道翊法師以瑞木設像歷宋元明三朝君公卿士咸
爲隆禮致敬殿宇寮房崇宏嚴麗中雖迭更成毀靡
不踵事增華今庚子歲三月寺殿復燬余蒙
恩假歸于四月浴佛日登竺一頂禮則向來巍峩之梵刹
層拱之院房已化爲煨燼蕩爲瓦礫矣僧衆繞余悲
泣亟謀所以興復之而持册乞疏余告之曰謀興復
于今日誠難言哉雖然以人力謀興復則難以觀音
大士之靈感爲興復則易易也葢大士以三十二應
現尋聲救苦闍浮衆生之苦莫甚于今日矣尤莫甚

于今日之東南一帶矣年來水旱盜賊疾疫兵戈以至髓竭供輸力疲徵發種種苦趣盡攝入大士悲觀慈觀廣大清淨觀之中是以衆生不勝其苦則大士不勝其救惟無所不救益無所不靈往不具論即客歲六七月間海上鯨鯢鼓浪潑天而我浙濵海地方安堵如故非徼大士之靈貺不至此夫人重愛大士之靈貺保有室家妻孥而忍于紺宮碧宇之蕩然無存併歷代沿留之瑞像使之風侵露濡棲托靡所乎余知普門示化必有以提撕而警覺之將盡衆生化

三毒而薰以三慧又奚止破一慳囊已也行且有財施力施心施法施歡喜踴躍共襄輿復之盛舉願從此海宴河淸民安物阜以無貧觀音大士尋聲救苦之慈悲者當無俟余言之畢已

募建靈三官殿疏

謂天下無不靈之神而或有巍峩其殿宇莊嚴其容像愚民之往來者未必入而瞻禮即瞻禮之而未必發其誠敬神之于人漠然也若是乎神之有不靈也謂天下有不靈之神而或有頹垣敗壁荒烟蔓草之中忽焉奉寸木為活佛一唱衆隨走愚民如鶩必誠必敬而感應捷于影響神之于人赫然也若是乎神之無不靈也然則豈神之有靈有不靈哉亦人心之自為靈自為不靈而已矣人而動念與神違則神去

之矣去之則靈者不靈矣人而舉念與神迎則神依
之矣依之則不靈者靈矣震澤之南不數武地名闞
鈕壩有三官像自水面浮來一時地方人詫而靈之
環遠近百里之人亦競傳而靈之于是貧無濟者病
無醫藥者中年無嗣息者農夫思豐年商賈思攸往
士大夫思亨達者咸禱無不應而三官因以靈得名
嗟乎三元固得道者神通廣大亦何往而不靈獨靈
于浮水之一像哉蓋觀像者之人心自為靈也今其
像尚在荒榛野棘間有僧行侃思搆殿以崇之而丐

言于余余謂僧曰三官之靈人靈之也則三官之殿之成亦乞靈于諸善信之心足矣何俟余言

祇園寺建白衣觀音閣疏

世人之祈福求嗣者咸崇信白衣觀音以其祈福禱集求嗣嗣廣感應捷于影響故白衣觀音之名稱因世人之祈福求嗣而愈著雖然白衣觀音以慈悲爲心者也祈福求嗣之人未必皆以慈悲爲心者也何以感應之不爽也問心居士曰祈福者雖未必能行集福之事而祈福之一念視名禍而不悔者有間求嗣者雖未必能行廣嗣之事而求嗣之一念視絕亂而罔顧者有問菩薩慈悲隨機接引與祈福者以福

使人知福之眞可以祈度幾肯實行集福之事乎與求嗣者以嗣使人知嗣之眞可以求度幾肯實行廣嗣之事乎然則世人而盡行集福廣嗣之事又何必乞靈于白衣觀音哉噫此乃白衣觀音慈悲度世之本願也潯水海空上人欲建閣于祇園寺殿後以奉白衣觀音余因疏其意如此非爲乞靈大士者任布施相値爲不必乞靈大士者證無上果若止以祈福求嗣了此因緣則亦淺之乎視斯舉矣

祇園寺華嚴募單疏

潯西祇園禪寺一鎮名刹也比年爲魔眷所侵香火幾墜住僧海空發弘誓願于大雪中徒步至磬山跽請松際和尚飛錫此中于以揚宗風而拔魔幟祇園之墜而復振在此舉乎乃松際以磬山之席不可久虛特留高足轉上人顯示權教啓建華嚴祇場以三年圓滿無論是魔是佛是聖是凡盡攝入于華嚴海中然後知和尚拄杖着落處若曰臨濟兒孫單刀直入烏用是喃喃諷誦作學究生涯則磬山携來之棒

不認作拄杖錯認作拄杖亦錯矣祇始于龍華會耳、堂內安十二單合之堂外護祗共二十四單每單一年需米若干銀若干以一人而領數單可以數人而湊一單可在娑婆界內緣有多寡在華嚴海中覺無大小也敬告之同志

夕照寺募疏

忌菴居士偕無相道人于夕照寺中收埋人畜骸骨徧告仁人君子各隨願認收固已恩施不報德種無邊矣而又念殘胔剩骼雖歸藏得所然非藉佛力法力賢聖僧力爲之提撕救度則長夜不旦解脫無期哀此白骨終沉黑業于是就寺中謀建一地藏殿以地藏菩薩本願誓救地獄罪苦衆生故又建鐘一口晝夜長鳴能令一切枯骸咸聞聲度脫故夫旣建寺鑄鐘則須集貲實淨德數輩等地藏心發地藏願爲

之禮懺誦經鳴鐘施食俾萬類有情共登十地則常住供僧安單之費與造殿鑄鐘之費皆收埋骸骨中之究竟良因圓滿善果是烏可以已也余不禁歡喜讚歎轉代忘菴無相兩大檀護再告之仁人君子云

青蓮禪院接引疏

金剛經云如筏喻者法華經云方便有多門宗也教也皆筏也皆方便之門也三藏十二部以至六代五宗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之非筏也無之非方便之門也雖然如來禪祖師禪與野狐禪毫釐千里向上路轉身路與鳥道岐路覿面星淵得其人則火坑即是蓮池非其人則醍醐翻成毒藥接引鈍根齊驅利器莫如專修淨業一法最穩當最平實猶筏之期于必濟雖遲亦速門之期于必入雖迂亦逕此雲棲大師

所以為西方眞教主震旦大慈父也方今宗風狂吼祖意亂揚擎拳豎掌之輩遍滿諸方至淨土津梁卒未有過而問焉者空谷老人惻淨業之衰微醉狂禪之醉夢特于靑蓮禪院方丈室中勵諸大衆一心念佛二六罔間所謂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是愚是智咸證菩提無聖無凡同生極樂安在念之又念非卽如來禪祖師禪乎念入無念非卽向上路轉身路乎則宗教之施設互異則可謂宗教之指歸各別則惑矣余喜空谷之克紹雲棲家風而且謂今日之聪

晉于野狐鳥道者示之南車則非特教主之領袖抑祖庭之鞭影也院之中堂寬僅容膝堂前尚有隙地諸善信欲規之以供奉接引余曰是亦一筏矣是亦一方便之門矣因歡喜踴躍而爲之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一終